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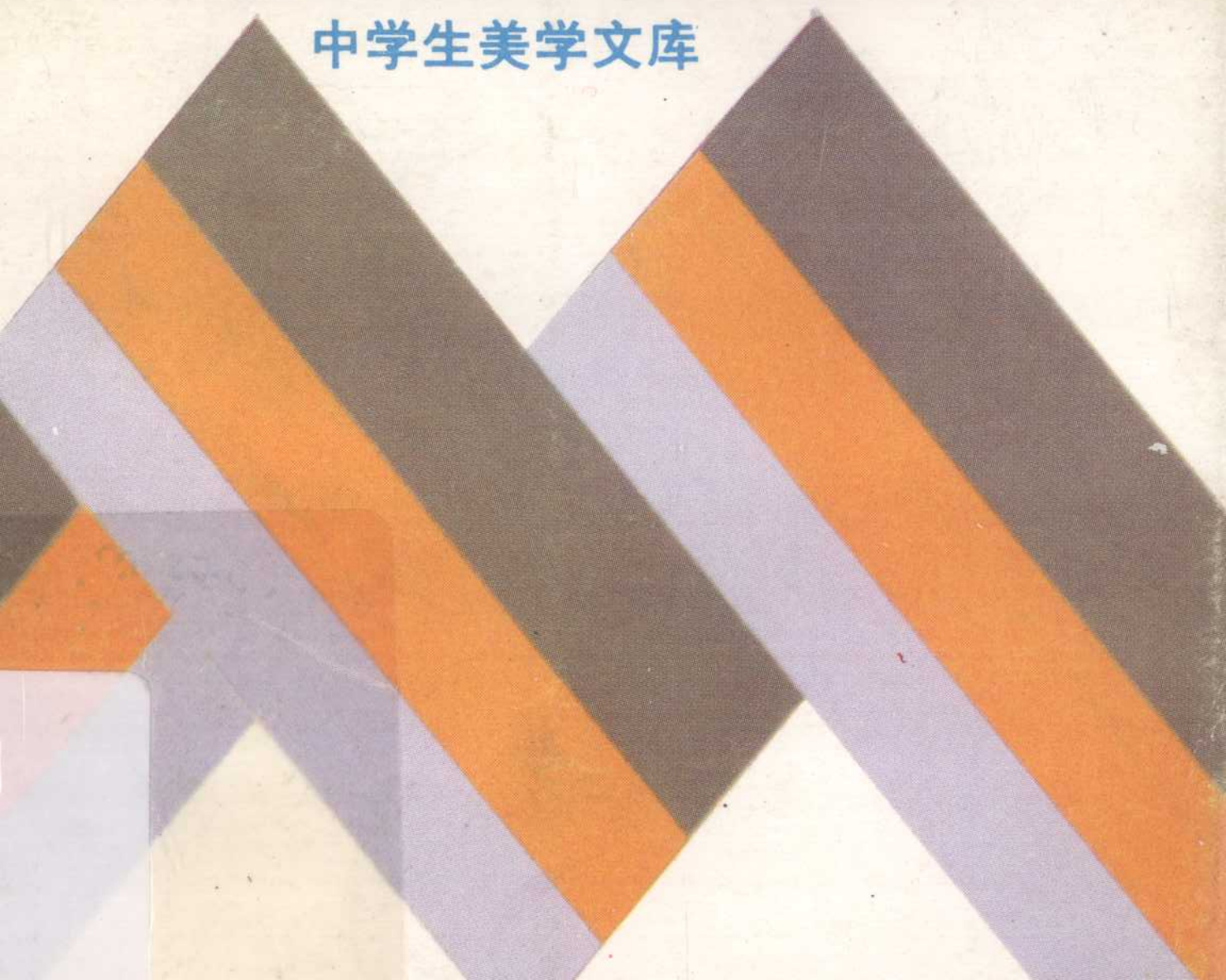
ZHONG XUE SHENG MEI XUE WEN KU

王先霈



# 文学美

中学生美学文库





中学生美学文库



王先霈

ZHONG XUE SHENG MEI XUE WEN KU



刘纲纪 主编

# 文学美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学生美学文库

文学美

王先霈

---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930毫米32开本 4印张 2插页 66 000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51—0548—3/G·421

---

定价：1.30元

## 《中学生美学文库》序

刘纪纲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你们对生活怀着热爱，纯真而美好的理想象朝霞般在你们眼前闪耀。你们是美的最真挚、最热情的向往者和追求者。

美，不但是身体的美，服饰的美，花的美，月的美……，还有那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振兴伟大中华，实现崇高社会主义理想的艰巨斗争中展现出来的美——精神的、人格的美。无数艺术家又将这些美加以提炼，融铸，再创造出许许多多艺术珍品的美。

在人生的长途，在生活的创造中，我们被美吸引着，我们朝着美的世界走去。美的欣赏与创造滋润了我们的心灵，陶冶了我们的情感，丰富了我们的想象，扩展了我们的智慧。在美的感召下，我们会变得更纯洁，更聪明，更崇高。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这部文库是专门献给你们的。但愿它能多少满足你探寻美的奥秘的兴趣与

渴望，帮助你去了解和历验那无比广大、绚丽多姿的美的世界。愿美的高尚理想永远伴随着你们，愿你们在生活、学习、劳动中不断把美带给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

为这部文库撰稿的是对美学、艺术理论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因此，这部文库不仅是通俗性的，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可供中学生之外的其他读者阅读、参考。参与撰稿的专家们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不辞劳苦，精心为青少年朋友们写作，我们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我们还要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陈金安、黄榕、杨唐轩等同志，他们为文库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一九八九年九月于武汉大学

# 目 次

《中学生美学文库》序·····刘纳纪（1）

- 一 缪斯的请柬····· 1
- 二 文学世界里的各类游客·····14
- 三 果与树·····33
- 四 糖水与苦茶·····43
- 五 文学的长子——诗歌·····58
- 六 文学的宠儿——小说·····78
- 七 文学的娇女——散文····· 103
- 八 无限丰富的文学世界····· 115

## 一 繆斯的請柬

大约在距离我现在写这本小书的110年以前，一个春天的下午，在俄罗斯中部小城下诺夫哥罗德的一间堆放杂物的房舍的屋顶上面，坐着一位十岁左右的男孩，正全神贯注地埋头阅读，他看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短篇小说《一颗纯朴的心》。小说讲述一个名叫全福的女仆平凡的一生，情节十分简单，语言非常朴素，却把少年读者深深地吸引住了。那一天，是东正教的圣灵降临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长年忙碌辛苦的人们趁此机会尽情地寻欢作乐，城里到处飘动着彩色的头巾和衣裙，节日的喧嚣淹没了情侣们亲切的话语。屋顶上的小孩却看不到也听不到身边的这一切，完全沉浸到作品的艺术世界里边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停止阅读，感觉到一种极大的惊讶——为什么一些他所熟悉的平常的词句，被写书的人放到这篇描写一个厨娘的“平淡的”、“没有趣味的”一生的小说中去之后，就如此地使人激动呢？小孩断定：这里肯定隐藏着不可思议的魔术！他打算弄个究竟，于是，展开一页书，对着西斜的太阳，反复仔细地察看，寻找躲藏在里面的精灵，琢磨猜破魔术的方法。这个小孩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也就是后来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大师高尔基。几十年以后，他向苏联的青年文学习作者，谈到了自己童年时代的这件事情。

小阿列克塞提出的，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难题。每个人回顾一下自己的经验，都可以体会到：绘画和雕塑提供视觉形象，演唱和演奏提供听觉形象，它们都是具体可感的，优美的线条、色彩，优美的曲调、旋律，给人以愉悦，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纸页上的文字，不论是方块汉字还是拼音文字，本身并不好看，一旦被小说家、诗人所驱遣，竟使人如痴如醉，这可就叫人迷惑了。

在这本小书里，让我们尝试着来讨论使小阿列克塞困惑不解的问题，谈谈什么是文学美和怎样欣赏文学美。

文学作品为什么具有巨大的魅力，使一个小孩子放弃节日的欢乐，单独地以它为伴呢？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是女神缪斯发给人们的一张请柬，邀请人们游历天上人间各种各样的境界。凭着这张请柬，你可以去到两千年前罗马的竞技场，可以到幽深华美的大观园，可以观看拿破仑与库图佐夫两支大军的鏖战，可以倾听李白怀才不遇的苦闷或裴多菲对爱人、对祖国的一片深情……这份请柬能指引我们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无论古代、现代甚至未来，无论中国、外国甚至海底、太空，还有地狱、天堂



和各种幻想的领域，都可以呈现于眼前；这份请柬还帮我们抓住一闪而过的思绪，潜在的不自觉的情愫，让我们直面内心深处的隐秘……

文学作品是一份请柬，也仅仅是一份请柬；它发出游历天上、人间、内心各种境界的邀请，它本身却不是这种那种境界。在通常情况下，文学作品是白纸印着黑字装成的一本书，这就是它的物质存在形式。每一个接到请柬的人都获得了游历的权利和机会，实际上每个人所观赏到的景致却彼此不同，甚至相差悬殊。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这份请柬的特殊性质。小阿列克塞的问题指的是文学的魅力、文学美同语言的关系，我们不妨就从这里谈起。

高尔基成为著名作家之后，总结自己的切身经验，曾经多次指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家的武器”，“语言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语言是文学家的工具，这是十分明白真确的事实；但是，它并不是文学家独家拥有的工具，它首先是整个人类共有的工具。语言与人类共生，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人类不能离开语言。我们到一个生疏的地方向别人问路，到百货公司选购商品，要用到语言；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向老师提出疑问，也要用到语言。没有语言，人们的交际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很难彼此配合、协作，不能组成为社会。现在的问题是，普

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语言，同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究竟是同样的，还是有性质的区别呢？比如说，我们买铅笔、买冰棒的时候运用的语言，同艾青或顾城写诗的时候运用的语言，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性质的区别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作两个方面的回答。第一，日常生活中实用的语言，同诗人、文学家写作时运用的语言，是一样的。艾青、顾城诗中的语言，同我们买铅笔、买冰棒对售货员说话时用的语言，是一样的——它们都是现代汉语，有着相同的词汇，遵守相同的语法规则。第二，它们又有着明显的、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我们能够感觉出来、能够加以分辨的。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关键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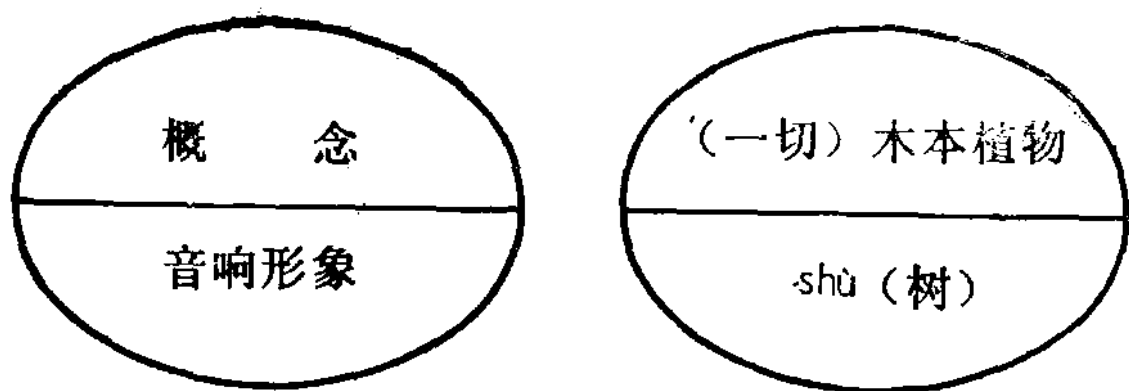
青年诗人顾城有一首由两句组成的短诗，题目叫做《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诗中的词语都是很普通的，平日里谈话经常用到的，小孩儿也会懂得；两个句子是很规范的陈述句，句子成分完全，句子结构也毫无特异之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语言同日常生活中实用的语言是一样的。这些平常的词语、平常的句式被作家组合到一起，构成一首诗，立即发生了质的变异。“黑

夜”这个词儿，在日常实用语言中，在科学著作的语言中，含义非常明确，是指因地球自转，本地区处在背着太阳一面的那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没有阳光照射，光线暗弱。那么，在这首诗里呢，显然“黑夜”的含义不再是这样。它的含义不再是那么明确、具体，在一个基本内涵上具有多向性、多重性、丰富性。“黑夜”可以领会成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横行无忌的年月，可以是个人遭受委屈的日子，可以是民族遭受浩劫的日子。在诗里，“眼睛”当然不再是生理学意义上人的视觉器官，而是指人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和心理。“黑色的眼睛”是指愤懑、阴郁、多疑的心理状态。50年代出生的人们，（顾城本人生于1956年），读《一代人》这首诗，收到这一份“请柬”，心中会展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情景、种种心境。顾城的诗译成了多种外文，一个挪威人或者一个法国人收到这份“请柬”，心中展现的恐怕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简单提到语言的性质，然后才便于进一步分析日常实用的语言同文学作品的语言的区别。按照近代语言科学的开创者、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说法，语言单位是一种由两项要素联合构成的双重的东西，这两项要素是音响形象和概念。比如，“树”是一个语言单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它的音响形象是“shù”，它表示的概念是“（一切）木本植物”。用图来表示：



索绪尔把音响形象叫做“能指”，把概念叫做“所指”。用索绪尔的理论解释日常实用语言、科学著作的语言，能够说明问题，所以，索绪尔的学说被广泛地接受和运用。在文学作品中，在诗歌中，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在这里，音响形象往往不再只是同概念相联结。李广田有一首诗，题目是《一棵树》——

我忽然感到自己是一棵树，  
是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

我受大地和太阳的哺育，  
我在风里雨里锻炼自己的身体。

当木叶尽脱时，  
我感到舒畅而又坚实。

当新绿初生时，  
我整个生命都为希望所袭击。

最幸福是果实累累，

这时候我从不感到吝惜。

最羞于满身浮华而空无所有，  
想夸耀自己年轮的，就不要在地球上站  
立。

还是要把根扎下去，扎到最深处，  
也要把枝叶伸出去，伸向太阳去。

我必须每年落一些叶，  
我必须不断地脱一些皮。

我必须每年生长一些新东西，  
日日夜夜，我都渴求着血液的更替。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休止，  
因为我自己并不属于我自己。

在这首诗里，“树”这个语言单位的所指，仍然同“木本植物”的概念密切相关。诗里写到扎根、伸展枝叶、年年落叶、年年生长，都是木本植物的共同特点。然而，诗中的“树”已不限于指木本植物，它主要地不再是指木本植物。诗的开头说，“我忽然感到自己是一棵树”，“我”是人，写树正是写人，写一切追求上进、献身于高尚的事业的人。那么，可不可以说，

在这首诗里，“树”这个词的所指已经由“木本植物”转换成了“追求上进的人”，也就是说，由一个概念转换成了另一个概念了呢？这样说，多少有一些根据，有一点道理。而这一点，不是这首诗的长处，恰是它的弱点。这首诗的语言的所指，还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它说的落叶、脱皮、更替血液，是说思想上除旧布新；它说的果实累累，是说对世界、对人民有所贡献。这首诗朴素，但却过于质直，不算是诗味浓郁。诗的语言不应该那么直接地明确地同概念——不论是什么样的概念——联系起来。为了进行比照，不妨看看曾卓的《悬崖边的树》——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跃进深谷里

却又象是要展翅飞翔……

这里的“树”同自然界的树木密切相关如形影相随，但它并不等同于“木本植物”的概念；它使我们想起某一些人，但它并不确指某一类人，绝不能将它置换成诸如“倔强的人”之类的概念。它向人们传达十分丰富的内涵。我最初读这首诗、收到这份“请柬”，是1979年的冬天的一个傍晚，在饭后休息翻阅报纸的时候，见一篇文章中引录了它。那平稳的陈述性的句子，竟使一刻前还处在无所用心的闲适状态中的我，眼睛潮润起来，使我斜倚在沙发上的背脊受了推撞似地猛然绷直。从诗中的树，我想到了什么呢？70年代初期，我在湖北省大冶湖边一个原来是劳改农场后来是五七干校的地方呆了两年，那里是平原，但不是也有一些留下风的形状的树，倔强地站立着倾听着吗？70年代中期，我在江西省西北角一个山区住了四年，在群峰环绕中，我又看到了一棵一棵这样的弯曲的寂寞的树。在那心儿被难解的疑虑咬啮的日子，看到年长的“干校同学”佝偻地也是沉静地倔强地站着，便觉得风虽然仍在呼啸，势头却似乎减弱了。《悬崖边的树》唤起了我的回忆，不是一种场面的回忆，而是一种心境的重现。诗中的树，让我记住那痛苦中的期待，艰难中的执著，让我不要松懈了对理想的追求。可以看出，在《悬崖边的树》里，语言的能指并不同概念一一对应，

不象在《一棵树》里那样。我们还可以再看看被高尔基称为“极端真诚的诗人”的勃洛克的《槭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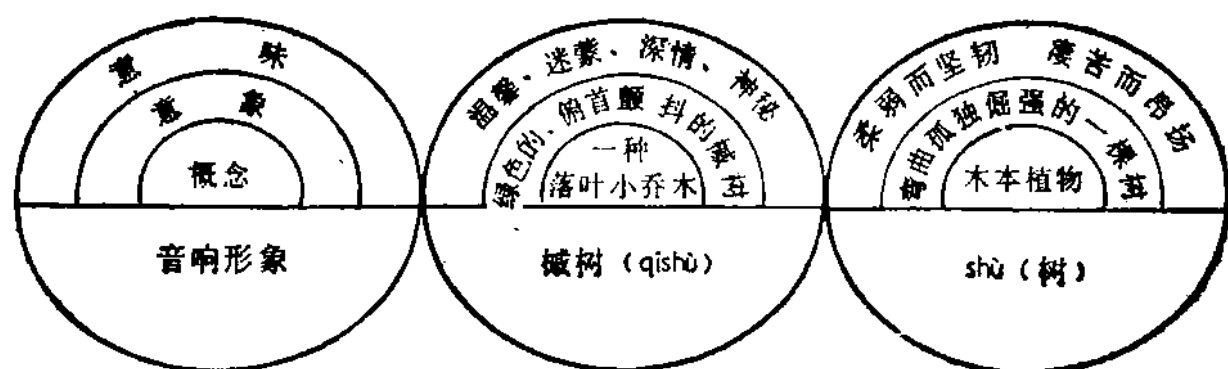
我年轻、活泼而又钟情，  
我不安，我忧郁，我哀求……  
我变绿了，变成了一棵神秘的  
永远向你俯首的槭树。  
温和的风吹拂着叶儿，  
我祈祷着，全身不住颤抖……  
在仰望着苍穹的脸颊上  
滚动着芬芳的虔诚的泪珠。  
你来到我宽阔的帐篷下，  
在这梦一般的白昼。  
你望着我那可爱的衣服，  
在绿荫下沉思了许久许久，  
你也独自钟情了。一直到黄昏  
我都在向你倾诉，倾诉着  
神秘的梦，怀着淡淡的忧愁，  
我向你，绿色的槭树。

槭树在和风中不住地颤抖、不停地倾诉，这本身就非常可爱。何况，这又暗示着青年人在倾心的姑娘面前的情态。同样，这首诗的语言给予我们的不是概念，而是那种“神秘的”、甜蜜又带点忧郁的感情。

曾卓、勃洛克写的是树，为什么却让读者联想



到许许多多似乎有关系也似乎并无关系的情景、情绪、心理呢？原来，作为文学的材料和工具的语言，不再象索绪尔所说的由两项要素构成；在文学作品的语言中，同音响形象相对的，主要不是概念，而是意象和意味。用图来表示：



绿荫如盖的树，簌簌的叶片中滚动着晶莹的水珠；悬崖边的树，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多么辽远深沉的意象呀！多么温馨醇厚的意味呀！从“树”的音响形象到关于树的概括性表象，再到生动具体的弯曲的树和颤抖的树的形象，再到诗人和读者共同体验的深层的人生情味，在片刻之间同时向我们涌来。所以，同样的语言材料，同样的语言单位，科学家、一般人和文学家，各取其不同方面。科学家和一般人注重词义的确定部分即概念部分，文学家注重词义的模糊部分即意象和意味部分；科学家和一般人注重词义的常态和稳态，文学家注重词义的变态和流动形态。文学家突出词义的流动性、模糊性，传达意象、表现意味，以此来激发读者的想象、引发读者的情绪体验。在欣赏过程中，读者的